





到人性的另一面；而這兩天不同地方的勘災，更讓我深刻體會到城鄉間的差異(城——埔里鎮泰安里；鄉——仁愛鄉互助村)，以下我依不同角度探討：

### 一、建築結構方面：

泰安里——普遍為二樓 R.C. 結構的民宅，但居民大多自行加蓋成三樓，後院再加蓋成廚房，故地震來時的作用力，使得兩不同時段施工的結構體，無法同時一起受力搖動，工程接合處之磚牆便產生明顯之龜裂，若裂縫不大，則請專家來修強或往後稍加注意即可，但若牆壁裂縫很明顯或範圍很廣，即有可能地震再次來襲時會坍塌者，則需打掉重建。而一些大眾在電視、報刊上看到的那種傾倒嚴重的樓房，根本也無須我們再去勘察判定，直接就是要拆除的危樓了。

互助村——許多老舊的一樓磚造房子沿著山坡地而建，四面的磚牆上面架上木條再鋪上瓦片或鐵皮當作屋頂，構架非常的簡單，由此可看出此牆為承重牆，是這棟建築物的主要支撐架構，不同於 R.C. 結構的房子，因此牆裂了主構架便也損壞了，這房子便有拆除重建的必要性。而除了房子牆壁的龜裂外，建物的地板面也常因擋土坡崩落而嚴重龜裂。另外，我發現有些房子的外牆水泥剝落，但裸露出一條條約三公分的竹條，王教授說這是早期用來代替鋼筋的作法，看來先人的智慧與竹子的韌性是值得我們效法的。

### 二、心理方面：

泰安里——一棟建築物只有牆壁損傷的話，還不致於構成危樓的要因，因 R.C. 結構的主要支撐構架為樑、柱，只要樑、柱沒問題大致上這棟建築物大致上算是安全，但居民

們可不到這麼想，只要家中牆壁有任何裂痕，他們總希望技  
師們能到他家安圍，家全繞著去，看領教授多少政府補償，如何就這  
住家到相安，我無奈的說一切看長安排。人問我何時去他們好群他  
眾奔我，能無奈的說一切看長安排。人問我何時去他們好群他

而我們在此如此盛大的人情壓力包圍下，雖然覺得如此細部  
勘災一家又失工效率，但里長也只好趕緊帶領安撫我們的心，受  
的為此時的「人心惶惶」里長並安排了街坊鄰隊，災情動盪，好  
因到必須帶著在餐下，我們才終於可以歸隊休息。就這雨意，直  
斷穿梭晚餐下，我們才終於可以歸隊休息。就這雨意，直

互助村——原住民或許本身的道重，樂天知命，性格，大部  
份居民單說前而擔憂的。震來反較擔憂的事。原住民中，也大所  
是黃單說前而擔憂的。震來反較擔憂的事。原住民中，也大所

### 三、語言方面：

泰安里——居民與我們交談時，年輕人用國語，中、老年  
人大多用的口音。而我們說國語者也稍帶有一些不知是台語或

互助村——我們一進入鄉內，村長便四處用泰雅族的語言  
與村民問候，有少數幾位長者只會講原住民語言，須靠村  
長從中翻譯。



如此的重大。工程的問題是不出事則已，一出事真是除了財物的損失，更會奪走人們寶貴的性命。

另外在此勘災行程中，發生了個小插曲，我們班另一位隨行女同學（李建幸），十月三日上午她跟隨三名男技師搭午乘軍機，前往早已道中斷的法治村，哪知下午我們的禦寒就看著我們才放心。原本預計下怕有隔，必須學，但我車到塞等站石走下，危險，軍機不飛了，所以擔心中，連台不斷九點，我們一行而力了，最後她還。因為他們何須先隨隊，塞車，當晚九點，我們一行而力了，最後她還。我的進步好，行動電話才知山路好，回台北。當然了，最後她還。她的進一好，行動電話才知山路好，回台北。當然了，最後她還。她終於打行動電話才知山路好，回台北。當然了，最後她還。經由函數脫險。但怎麼帶路原住民成了好朋友。

最後也在此特別感謝埔里鎮蜈蚣里「新高菇業農場」的張勤豪，去此任何損熱。氏家族的結構，房子設計讓我們過了一個安詳又愉快的夜晚。



